

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

桂冠书系
Guiguan Shuxi

卡生◎著

撕毁

一颗滴血的心脏站在你面前 一次没有了重量的探索旅程



江苏文艺出版社

100

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

桂冠书系
Guiguan Shuxi

卡生◎著

撕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撕毁 / 卡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99-2230-3

I. 撕... II. 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060 号

书 名: 撕 毁

作 者: 卡 生

责任编辑: 于奎潮 庄眉舒

文字编辑: 代周阳

责任校对: 全 雪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99-2230-3/I · 2103

定 价: 18.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青少年评委〕

春树

李傻傻

郭敬明

张悦然

小饭

蒋方舟

叶子

胡坚

黄思路

彭扬

易术

首届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

WRITING YOUNG

〔顾问〕

王 干

吴 炫

格 非

刘心武

苏 童

曹文轩

叶兆言

周 宪

黄蓓佳

祁 智

赵本夫

谢有顺

毕飞宇

郜元宝

程永新

组委会主任：刘健屏

评委会授奖词

她的才华让人感到惊喜。思想与言语交织成一体诗化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行走，收放自如。对世界的精神秩序的反省若隐若现，像辉映的星辰般最终构成灿烂的表述空间。文字和主题均跳出了一般青春文学的范围，给人带来一片全新的文字视界。

《撕毁》

荣获首届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最佳探索奖

Sihui

获奖感言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因为我是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把小说《撕毁》寄出的，然后三个月的时间忘记了参赛的事情。

在小说里曾经描写过一个疯子站在大街上演讲，里面的那个男人把香蕉当作话筒开始感谢父母，感谢观众，感谢 CCTV。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而已，感激让我们掉了层皮，又长出了新的老茧。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感谢的人太多，这种感谢证明生命永远不是你的，人生是负债累累。或许某一天，我们会感恩而死。

我也只能感激，感激我能无故蒙受阳光的普照，感激我这样错爱着自己的生命，感激我吃饱了饭还有多余的时间，感激我一只脚已经跨进精神病院还有一只脚在四处奔走。这样精神上的下跪，让我更能安然的享受别人馈赠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又或者是生命。

最后感激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和《同学》杂志社所给予我的机会以及信任。

——卡生

青春抒写青春，青春评判青春

首届全球华文写作新人选拔赛，在众人的瞩目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这个面向全球华文青春写作者的大型赛事，从它正式推出的那一天起就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牵动着热爱写作、渴望成功的青春写手们的神经。从2004年的4月到10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有4万多风华正茂的写手参与其中。组委会通过邮局、互联网收到5万余件各种题材的作品，用“汹涌”来形容这股写作大潮，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它一览无余地呈示着青春的激情，青春的多思，青春的梦幻，也不容置疑地昭示着华文写作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值得期许的未来。从大面积的投身写作的人潮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那种渴望表达、渴望发现、渴望建树的可贵努力，看到的是对我们如此美丽的汉字的亲近与挚爱。

我们理解的青春写作，是一种生长性的写作，是一种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写作，也是一种开启未来的写作。青春写作也是一种由青春抒写青春的写作，它包含着用文字探索世界、探索心灵、探索青春的多种可能。也正基于这一理解，我们为参与者拆除了题材、体裁、篇幅的藩篱，而为他们的表达提供了异常自由的驰骋天地，这也是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不同于某些鱼龙混杂的大赛之处。在来稿中，长篇小说、中短

篇小说、随笔、诗歌，乃至剧本，各有佳作呈现，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赛事，才可以反映出当今华文青春写作的全貌，也才是对写作者的尊重，也才是一种富有宽容精神的导向。

我们的时代，对青少年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评判的机制，这种机制或模式纵然有一百种好，但就是不能够设身处地，不能够以平等之态度对待这些小写手们，更重要的是不能对他们的写作给予他们需要并能够接受的引导，成人用自己的眼光和胃口来取舍，这对青春写作的帮助却不大，有鉴于此，我们的青春写作选拔赛，对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机制或模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颠覆。我们邀请的评委本身，都是青春写作的“先行者”。说先行者，或许不乏夸张，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比他们评判的那些作者更加年轻，但他们无疑地具备更加充分的写作准备和写作实践。他们自己或许也有待时间的筛选与评判，但他们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是在场者，他们和评判对象之间，没有横亘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对所评判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敏锐的嗅觉和基于惺惺相惜的判断力，他们的评选本身，对写作生产力是一种极大的推动与激励，并不会让参与者感到压力。同样用青春来评判，我们需要的是眼光和勇气。

当然，写作会有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动机，写作也会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风格，甚至也有不同的水准，但是，只要写着，热爱着，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是当我们从这个由文字构成的森林中，发现一株株崭露头角的嘉木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惊喜与敬畏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是的，惊喜，敬畏！

也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写作的资源做后盾，我们的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会一届一届地办下去，希望有更多的青春作家从中涌现，也希望这部“桂冠书系”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更加丰盈、充实，为青春写作留下一道清晰的轨迹，为青春留下一串串难以磨灭的记忆。

全球华文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是青春抒写青春的大赛，也是青春评判青春的大赛。大赛中涌现出的作家与作品让我们目不暇给，欣喜若狂。我们欣喜于他们敏捷的才思，惊叹于超出他们年龄的心智与迫切想表达自己的愿望。精选这次大赛中令人激动的作品，并将其正式出版，不仅是履行对参赛者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所有热爱写作的年轻的、年长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来一起分享，一起来体会一次飞扬的青春。

这部汇集了选拔赛优秀作品的“桂冠书系”，包含了最优秀的6部长篇和部分中短篇作品，狮子座男生王麒麟用现实和诗意的语言成就了《我的不纯真年代》，也验证了他的写作初衷——用心去记录存在于发现之中的故事；迟履峇的《 Fe_2O_3 星球上的羽毛》是部奇幻小说，作品中朦胧的爱情在对战争的拷问、对自然的追忆中显得楚楚可怜，让人叹息；大学在读的卡生，既是一位美女，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行者，她评价自己说“常在写作的间断进行中迷失了自己”，所以她的《撕毁》更有着先锋的味道，文字和主题也超出了青春文学的范围。还有《星之十诫》中的时尚味道、《被诅咒的游戏》中的纯真气息、《青春派》中展现的成长的烦恼无不向我们展示了80年代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另类的个人风格。连已出版《打开天窗》、《正在发育》两部小说的15岁的小作家蒋方舟评委看了这些作

品后也不得不感叹，佩服参赛者的追逐文学、追逐不朽的勇气。

这次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已呈现出某种新的趋势：在80年代人群的写作如火如荼的当下，在许多人的不经意间，一个更为年轻的人群，在踏入青春门槛的同时，也开始踏上青春写作的途程。张格嫣予，这个生于1990年的女生，在经历过不短时间的写作的磨砺后，她的文字中吐露的才华已沛然可触，并在她的同龄人中产生了初步的影响力。生于90年代的还有来自西部边陲的李晓澈，同样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目光。相信，假以时间，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名字必将闪亮于文坛。可以预言，作为一种现象的“90后写作”，不久将凸起于写作的领地，并刷新人们关于写作的固有版图。

最后，我们用《星之十诫》的作者张慧的一句话作结：当青春在孤寂的长夜里躁动辗转，几乎每个少年都曾将莫名的迷惘和触动寄托在对文学的梦想中，然而多数人都在若干年后将所谓的年少轻狂付诸了一笑……坚持对文字的热爱，当然比坚持晨跑5千米要困难得多，但只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坚持你所坚持的，必将得到你所应得的——在30岁之前，有些事不必在乎，比如失败；有些事不怕去做，比如尝试。尝试着用你的笔记录你独一无二的青春吧，若干年后，你会为你的笔触感动，这也是你的人生财富。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听，心里的声音 1

① 身体里的三个女人 2

② 盒子围困了灵魂 12

③ 我爱上了魔鬼 22

第二部·告诉你一个故事 31

① 酒吧里的冷眼旁观 32

② 暴力和血液润泽过的男人 41

③ 我们在肉体上相爱 47

④ 伤口撕裂的快感 54

⑤ 为死亡加上一个期限 66

⑥ 我想奋不顾身一次 77

⑦ 一阵风，遗书吹落在地 84

99	第三部·到尽头了吗?
100	① 一意孤行的生活
110	② EO, 我决定留下来
126	③ 生活不容许一走了之
138	④ 他曾爱过一个男人
154	⑤ 又回到曾经叛逃的地方
169	⑥ 电流通遍我们的全身
178	尾声
182	后记

第一部

听，心里的声音

sihui



① 身体里的三个女人

正对着空虚，我听到了声音。

来自体内，来自这个空荡荡的地方。我摸住心脏。我是一个神经病，这不是我的自白，是我道听途说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相信你身边的所有，不轻易辩驳，那就是真的，无论错得如何虚假。

也许我从出生开始，就停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我无法明确地记得和这里无关的地方。我的父母有可能是一对长年培养出感情的神经病，在医院后面的树林怀上我，或者是一个神经病和一个医生的结晶，又或者是两个医生的孩子。那有什么关系呢？出生离我这样的遥远，已经和我无关。生命从来就不是神圣，不过是一种冲动的附属品。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爱或非爱的累赘。生命的淡漠，是我致命的一个缺陷。永远不可能逾越这样的可能，去珍重关于自己的生命或是他人的。一个男人在书里说过，婴儿的生命是最高峰，最辉煌的时刻，作为第一声啼哭，就是对生存意志最崇高的表达，青春无例外地成为浪费，老年成为极端虚伪的赞美。我一直不懂，这种关于生命的减法，我的童年还是纵容，不明白否认以及规范。

或许我太合适这个地方，从小看着那些神经兮兮的人走来走去，偶尔从治疗室里传来鬼哭狼嚎的惨叫，更像一个屠宰场的现场，那里停着即将被杀的猪，一头接着一头，到处是血。外面停着运往市场的车，上市最新鲜的猪肉。这是我最初的妄想，关于神经病院印象。有人懵懂便是一生，我的成长却意外地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恐惧。疯狂、尖叫、抑郁，构成了我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

这是一个严密且庞大的组织，容纳世界上所有的诗人，所有的科学家，所有被生活遗弃的人。他们能直接看待自己一个人的无聊，自言自语，或者全凭兴趣打架，彼此不分你我，人称代词被省略。是的，这是大同的世界。我就在可以肆意宣泄情感的地方长大，无拘无束。我熟识这里所有的人，包括他们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和讨厌什么颜色的粪便。我还知道食堂窗口的左边有一个老鼠家族。它们经常把前天剩下的泔水喝个精光，让医院的猪饿肚子。这是我的世界，是一个戏剧里搭建的舞台，随时可以看到充满抑扬顿挫的表演，所以伤痛的最初含义就如一剂吗啡强行注入我的血液，让我血液里流淌着关于荒诞的妄想。我的童年是灰蒙蒙的接受，把一种精神上的癫狂当作最正常的社会秩序。道德的教化被省略，只剩下人性，就这样我安静地度过了18个年头。

一切的改变来自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她躲在黑暗中看书，哭泣，流露那种和病人无关的思索。神经病大多癫狂，由于对社会不满所造成。而那个女人却前所未有地处在交织的状态。脸上的神情是被理性修饰过的麻木，在她的眼睛底部却是一潭泉水，仿佛时刻有着破除一切的决心。我惧怕得坚决。她从未在光天化日下出现，或者偶尔在树林里见到她的背影，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好奇，一直窥视她的生活。偶然的时机她在树林里掉了一本书，叫《与魔鬼作斗争》，关于人性里最原始的不安分血液，那种从开始就被深深打下了宿命阴影的东西，很容易在一种适宜的环境中，孳生出潮湿的细菌。有很多模糊的问题，只是自然而然地漂浮在内心的浅层，可我不从把它挖出来，久久成为了心上的疤痕。通过一些奇特的途径让我感到自己的缺憾。可那个女人的出现，就是对我伤疤丑陋嘴脸的一种嘲讽，撕开一个裂缝。里面就突然流出很多无法预想的血液，不停，不停地流出来。我的情绪渐渐沮丧。因为我生存在一个

狭小的空间，我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接触了一些人一辈子都无法肯定的生命。我是扭曲的。就是那个女人，在不久之后，在树林里自杀，用一公斤炸药使得身体支离破碎，连一片完整的骨头都没有，树林里被炸光了一片。我经常在那个地方逗留，看着光秃秃的那片地，有一些黑色的粉末还没被春天的雨水冲走。我的生活突然在她死后鲜活起来，仿佛是一个已故的灵魂对我身体的插入，干涉，或是操纵。鬼神我从未相信，可自从那个女人死后，我会常常梦到她的身影进入我的身体。然后我抬起了自己的手肘，是别人的神经架在我的身上。我无力恐惧，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目睹暴烈的死亡，我开始疑惑关于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简单的启蒙，让我坠入深渊。我和一个大的社会隔绝，越不了解，我越充满好奇。我每天坐在那片空地上，看着头顶上的天空发呆，偶尔飞过一群鸟，我也无动于衷。渐渐忘了自己，活在一个真空的幻觉中。那个女人遗留下的书和音乐，我把它们都搬到我住的地方，潜意识中，我把自己当成了她，拥有着她的一切。慢慢的，似乎幻想，或是凭空揣测，我居然可以感觉那个女人的一切。休戚与共，无法自拔。我活在了一个杜撰过的世界里。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睡在那片空地上，听到一些声音进入我的身体，从此我忘了自己。以为自己叫结尾，以为我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人。是的，我是另一个人，和本身的成长无关了。随着巨变，我成为了我日夜看到的那些人。我入住在神经病院是一个巧合。我忘记了所有曾经熟悉的人和物，甚至名字。

下面是另一个人的生活。她或者已经死了，但可以在我梦里清晰地控制。一个断送我原本生活的人，一个中途的人，我将永远不再是我。那是借我的身躯，阐述灵魂的人。

在那片树林里醒来，就听到了有人叫我结尾，我默许了这样的方式。我望向窗户之外的天空，在一点点的虚化。有时候，只是把孤独写在了前头，之后就留下了一段短暂的空白。对生活充满绝望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不太容易忍受生活强加的不完美，或许一直否定的是自身的状态，只是把对生活方式的抱怨作为了载体。陷入孤独，就注定一生纠缠不清。城市依旧还是原来的模样，一副挂在脸上的笑容，与一些人擦肩而过时的孤独和寂寞，只是深渊里的一块石头，有着微不足道的勇气。我长期穿行在城市中，对城市有了呕吐感。在这里，听到曾经的回忆中还有细节性的修饰。我站在虚构之上，听到了自己。

生活一味平乏，仿佛一个真空的轮回，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常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感到陌生。陌生的我，是世界上最容易忽视的部分。仿佛是中途转站，对自己的认知是一种缺失。还记得曾经在阳光泛滥的时候看到伍尔夫的《镜子》，那是流逝的生活隔离的一部分描写，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些即将凋零的实体，蔷薇，梔子，还有满园的灌木，鲜艳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的倒影，在梦里我也看到相似的画面，只是因为一点也不真实，所以从来没有当真，我们的生命里还可以创造出唯美的孤独。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两张脸，都是我的，但却看不出哪个才是我的。看不出来，所以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人称代词极度不明确，请原谅我的混乱。我总想力图说清楚此和彼的关系，可总是自以为是地套用自身。因为不知道是哪位研究学者说过，对我的本体太多提及的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具有强烈的自恋倾向，最终会转化成以我为中心的精神病患者。那是一个关于被撕毁的故事。有的状态是一种巧合，我承认自己的言不由衷，把一个故事彻底幻化，更像自己给自己的一场幻觉。幻觉，的确是幻觉。

我整日在我反胃的城市中生活，那是一种狡猾的虚妄。你来我往，人际关系成为哲学的论题。我总思索着命，或是生命，不是革命。我不敢革命，更不可能革我妈的命。我忍受了，相信了宿命。我是如此平凡的人，用宗教妄想，以及和生活无关的精神产品包裹我在现实中的懦弱。我有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灵魂，在这困顿的年龄里开始了我分裂的人生。这就是我所知的一切，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我的灵魂哪个是真的，这些问题在形而上面前没有任何回答的必要。我的大脑里面一片混乱，好像一个苹果的两面，一半青黄，一半橙红。我常常忽略人生的情节和记忆，人物和事件，在狭隘的自闭性格里已经可以承担整个世界。那是VO和JO的灵魂。

她们常常说话，在一个肉体当中，那是荒诞派的故事。被我引用的时候，我有一刻充满偷窃的快感。

JO：你是谁？

VO：入住的灵魂。这是怎么一回事？

JO：灵魂的入住。

她们互相揣测彼此的存在，依靠着磨合和习惯在一个躯体里不同的主宰。她们慵懒地对话，仿佛瞬息万变，把躯体的空虚填满。

VO：明天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把明天寄托给未来。

JO：今天依旧是今天，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

VO：如果自欺欺人可以弥补生命的漏洞，我愿意。

这是一个下午的对话，当时，窗外正在下着狂烈的雨。她们抛弃了我的存在，自以为是地主宰了我部分的肉体。也许这样不知所云的明确和自相矛盾的坚定给了她们人间极致的痛苦。所以那是被痛苦纠缠的